

蘭嶼完全中學的教育現況與困境初探

葉川榮、鍾蔚起、洪秋瑋*

人種、文化皆與台灣本島迥異的蘭嶼地區，除了地理空間隔絕之外，教育環境與升學選擇方面也都和台灣地區有著極大的差異。本文旨在透過文獻分析與前後跨時一年半的十三人次半結構正式訪談，瞭解蘭嶼完全中學教育實施的現況，並進一步探究離島原住民教育在國家教育體制與傳統文化壓擠之下，所面臨的困境與可能革新的方向。本初步探究獲致主要結論如后：(1)國家教育忽略了蘭嶼地區的空間因素；(2)師資問題攸關教育方案之推行至深且鉅；(3)教育困境與文化創生之間具有弔詭關係，文化因困境而創生或因困境而衰亡？最後本文提出六點建議，進一步希望優秀的教育工作者將蘭嶼島上的結構和空間的限制轉化為無限的活力。

關鍵詞：多元入學方案、原住民教育、蘭嶼完全中學、蘭嶼教育

* 葉川榮：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生
pumayeh@gmail.com

鍾蔚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副教授

洪秋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生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tatus Quo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Secondary Education in Lanyu Island

Chuan-Rong Yeh, Wei-Chi Chung, & Chio-Wei Hong*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in ethnicity and culture between Lanyu Island and Taiwan. Apart from its isolation from the outside world,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choices in schooling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aiwan. This study selected Lanyu high schools as its subjects and adopted document analysis and interview as the method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practices in education in Lanyu, and the rebirth and transform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present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cultural crush.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first, Taiwanese education system has greatly neglected the influence of geological location on Lanyu's education. Secondly, the sources and quality of teachers greatly impacted the enforcement of educational policies. Finally, there is a paradox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Lanyu's local culture. We also proposed six suggestions for the excellent educators to turn the limitations between social structures and spaces in Lanyu Island into the vital spark for the future.

Keywords: *aboriginal education, Lanyu education (Botel Tobago education), Lanyu high school, multiple entrance schemes*

* Chuan-Rong Yeh: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pumayeh@gmail.com

Wei-Chi Chu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Chio-Wei Hong: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蘭嶼完全中學的教育現況與困境初探

葉川榮、鍾蔚起、洪秋瑋

壹、緒論

台灣自八〇年代解嚴以來，政治日趨民主，近年來更因應多元文化教育思潮東漸的影響，台灣原住民教育問題也逐漸受到重視，從政府制訂「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教育五年計畫」、「教育優先區」、「原住民教育法」等原住民教育政策到「原住民完全中學」的設立均可見其端倪。儘管在社會政治民主化與多元文化主義思潮的推波助瀾下，各階段原住民教育的發展已較解嚴前期有明顯不同，但現階段仍面臨許多待解決的困境，尤其對於位居離島的蘭嶼原住民來說，孤絕的離島地理位置與交通不便因素似乎成了加大台灣本島與蘭嶼地區原住民教育發展差距的主要原因，而差距的顯現不只反映在教育資源分配上，也包括了教育與文化接觸層面。然而這樣的空間條件限制卻也讓蘭嶼較其他原住民地區在教育傳承上更能保有傳統文化的自主性，形成台灣地區在原住民教育發展研究上一個獨特、十分值得研究與探討的教育議題。

除了地理空間隔絕所造成的教育發展差距之外，蘭嶼地區也和台灣地區處於偏遠位置的原住民原鄉一樣，面臨了初等教育階段後升學管道的不暢通與教育選擇權不均等的問題。針對此問題，政府除了維持過去貫有的「升學優待政策」外，當地縣政府民國 86 年 8 月 1 日正式改制蘭嶼中學為「蘭嶼完全中學」以爲因應。

然而原住民完全中學的設立並未解決離島原住民教育困境，「蘭嶼完全中學」設立至今已邁入第十個年頭，雖可見其對於蘭嶼地區國小學童升學管道與發展具有當地特色的社區型中學方面的效果，但在國家教育體制未能考量地區性與文化性差異因素下，仍面臨行政資源與師資不足、課程安排未完善規劃、學生輔導不易、升學銜接難以落實、招生不足等亟待解決的困境。再者，在長期受到政府忽視地區建設與經濟發展，以及近年來觀光事業日益興盛等因素之下，自成自給自足的蘭嶼地區居民也慢慢自覺到發展島上觀光事業似乎是蘭嶼永續發展的唯一契機。然而島外人民進入蘭嶼的

歷史與互動經驗，卻已在蘭嶼的文化傳承與經濟現實中面臨了極大的考驗，蘭嶼學童在這樣的情勢下，將會是全盤的被漢化，還是將輾轉掙扎於臺灣與蘭嶼兩頭落空的迷惘之中（關曉榮，2007）？而島上唯一的中等教育機構，也是最高學府的「蘭嶼完全中學」，正是提供技職訓練的唯一教育機構，扮演著中等教育功能中提供適性教育機會與均衡地區區域發展的樞紐角色。是以，檢視「蘭嶼完全中學」的教育實施現況，對於離島教育政策的檢討與策進實有其必要性。

貳、蘭嶼地區教育發展之社會情境

政府於民國 87 年 6 月 17 日制訂實施「原住民族教育法」，並檢討「台灣地區原住民族籍學生升學優待辦法」，修正為「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及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並於 90 年 1 月 20 日正式發佈施行。但因為台灣原住民教育以同化政策作基調、啓蒙教育為動機、去政治化為取向、剝奪族群主體性以及缺乏文化適切性的特點依然存在，所以台灣原住民教育仍然帶有被殖民的性格（譚光鼎，2002，頁 269）。基本上，教育部所頒訂之教育相關政策與實施是全國統一的，並未有任何地域上的差別與考量。而蘭嶼地區無論在族群文化上，或是經濟能力上，算是一個地理上與物質上都依賴台灣，卻在心理上隔絕（或被隔離、遺忘）於台灣的地區。

一、地理位置與經濟發展

蘭嶼位於台灣東南海面，距台東南方四九海浬。目前對外交通在海運方面依賴由台東以及恆春開出的客輪往返，空運方面則有德安航空公司一天六班次往返之客機。而蘭嶼地區冬季承受強勁東北季風吹拂，夏季亦有颱風侵襲，加上季風轉換之春、秋兩季的梅雨季以及秋颱現象，班機與客輪時常無預警停駛，造成交通十分不便。

蘭嶼現有人口 4261 人，男性 2057 人，女性 2204 人。其中百分之九十為雅美¹族

¹ 本文對蘭嶼居民皆稱呼為雅美族，或是以行政區域名「蘭嶼人」，而非「達悟族」稱之。原因除了尊重正式訪談中的兩位蘭嶼籍受訪對象（080905-T8，080905-T9）之認可外，第一作者與第三作者長期於蘭嶼島上之田野調查與街訪結果，皆呈現出雅美與達悟兩極認同（或雙重認同）的現象，故本文以「雅美族」或「蘭嶼人」稱呼蘭嶼居民，此項觀察亦與人類學者余光弘（2004）之觀察相符。兩位受訪者表示：「我

人（蘭嶼鄉公所，2007）。在教育程度方面，雅美族國小學生共有 373 人，國中有 175 人、高職 68 人、高中 39 人、專科 37 人、大學 36 人、碩士 2 人、博士 0 人（馬榮蓮，2004）。國小升上義務教育的國中，學生數就已經流失了一半（其中包括失學、或跨海到台灣就讀國中者），專科以上學生人數更少。而根據最新的原住民就業統計資料，蘭嶼 15 歲以上勞動力人口為 1674 人，170 人無業，失業率為 10.17%，在台灣目前十三原住民族中居冠。而從事規則性有報酬工作者之比率為 42.14%，亦為十三原住民族中最低（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4）。近年來雖有從事以觀光客為服務對象之民宿業、商品販賣、旅遊相關產業者，但蘭嶼居民一般仍是以農作物種植與漁撈滿足民生需求，無業者或無收入者居多。

蘭嶼空間的危機，主要在於意識型態上國家賦予蘭嶼偏差的空間意義（楊渡，1998）。蘭嶼在地理位置上的隔離特性以及歷史文化上的迥異於台灣，使得蘭嶼人在面臨整體經濟、教育環境上的劇烈改變時，只能消極的面對。對外交通的不便，不但阻絕了漢人與雅美人之間互相的瞭解，而雅美文化的保守與封閉性格，更讓「以職業為導向的漢式教育」與在長期適應蘭嶼特殊空間演化出來的農漁天性²面前，顯得格外的突兀。

二、殖民色彩與文化背景

蘭嶼在歷史上曾受中國清朝、日本帝國以及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無論在歷史事實或是族群心理上，國家力量以及殖民意志的痕跡，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不難察覺³。

比較喜歡雅美人，因為有飛魚的傳說啦！達悟後來只是蘭嶼人的意思，這個沒有什麼意義，是個族群的代表，你們也是達悟啊，你們是在台灣的人（080905-T8）」：「我們在村民大會村民提出建議案，希望雅美改成達悟族，那結果有一位叫謝加仁（音譯）的長老就出來反對（080905-T9）」。關於「雅美/達悟」族名之爭可參閱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所委託之「台東縣蘭嶼鄉雅美族及嘉義縣阿里山鄉曹族之族群正名報告」（馬賴古麥，1998）。

² 建基於蘭嶼人與自然環境互動後的知識與教育方式，請參閱夏曼藍波安（2003）的碩士論文。

³ 關於蘭嶼的被殖民經驗與意識批判，請參閱諸多有關蘭嶼的報導與研究，限於篇幅不予一一列出，例如張興傑（1998）、張懿仁（2004）、夏曼藍波安（2007）、關曉榮（2007）……等人。文章中對殖民力量或是國家權力的介入，大多是呈現出反感多於好感的。這樣的觀察與感受也與第一作者七年多在蘭嶼田野調查的經驗相符合。

蘭嶼在日據時期，被保留做為人類學者研究「原始民族」社會生活的園地⁴，直至 1924 年才在紅頭村設立「蕃童教育所」，為蘭嶼國家教育之始。後再為控制雅美族人的思想、言行，對蘭嶼教育採取警政合一的政策，由警察主管教育行政，並兼任教師，以「皇民化」為目標。光復後，省府對蘭嶼教育以三民主義、民主憲政的精神，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清除日人奴化教育措施，普及國民教育，大力推行國語，以期奠定蘭嶼邁向「現代化」的根基（吳自甦，1986，頁 15）。蘭嶼地區在早期跟鄰島綠島一樣，皆為流放重刑犯、軍事政治犯的禁區，故島上警察系統及軍事力量之鑿痕無所不在⁵。在過去，蘭嶼地區只不過是國家的邊陲地帶。以土地規劃方式來說，政府不以雅美族傳統土地的意識型態為考量，只會造成雅美族種種的社會問題（夏本奇伯愛雅，1996；楊渡，1998）。對蘭嶼人來說，從日本時代以來的紛擾，到了漢人時代也一樣從未改變。

本地的家長就是...呃...反對孩子來讀書，因為他們覺得讀那麼多書做什麼，我家裡的工作...這個...我種芋頭啊，山裡的工作、田裡的工作都需要人力，所以那個時候他們是反對的。所以那個時候還要動用到駐軍，那個軍隊一早就開車到部落，去那個抓小孩。對...就是強制把小孩抓來，坐上車，然後就送上學校（090905-T6）。

（早期）爸媽都知道老師不上課，叫我們去撿木頭、抓鰻魚、抓青蛙，都很氣啊，都覺得是漢人欺壓原住民（080905-T8）。

那時候就是不允許我們講方言啊，所以就要很小心啊，不敢說方言，那個很難看，要戴「請說國語」的牌子，打球也戴，上廁所也戴（080905-T9）。

無論是日本人或是中國人都沒有充分達到他們的目的，然而兩個政權都徹底改變了蘭嶼的命運（Altenburger, 2000）。蘭嶼人「並不希望替漢人政府唸書⁶」，也不希望

⁴ 根據日本學者的想法，蘭嶼是古馬來族群的示範島嶼，對於民族學者、語言學家和植物學家而言，它是精挑細選且獨一無二的「研究對象」（Altenburger, 2000）。這樣的觀念仍然存在現今許多臺灣與國際學者的心目之中。

⁵ 關於日據時代與國民政府初期教育在蘭嶼地區之殖民色彩，請參閱董森永（1996a）之報導。

⁶ 國民教育延伸至國中時，許多國中生「被父母帶回家，並在教室的桌上抗議，哭啊

唸由漢人意識型態架構起來的教育內容。蘭嶼人畏懼現代式的教育，不光是單純的拒絕教育，在殖民眼光的強勢之下，其背後仍有許多不為人知的文化因素存在⁷。因此，在國家力量的強勢入侵之後，就算在強調原住民主體價值的當前環境中，蘭嶼原住民在教育的主體力量仍是薄弱的。

若我們以台灣學制與課程教學來評斷雅美學童的教育成就與現況，在立基點上就已屬不公平，因此蘭嶼國中教師認為數學、理化教學困難原因，似不全在於雅美學童的智力（吳自甦，1986）。深究原住民學童普遍落後於漢人學童之原因後可知，相較於自古精於數字、擅長商業行為的漢人學生，具有部落經驗的原住民學生對於數字的觀念只要運用到十位數就很足夠，並不要求精準。自然會在教學過程中，無形的造成原住民和漢人對數理學習期望與成果產生極大的不同（葉川榮，2002）。對跨文化的教育研究不論國內外都已經取得相當的共識，低教育成就並非出於能力不足，而是反映原住民學生淪為殖民地位的事實，殖民者所設計的學校教育和殖民者的教學態度，並沒有讓原住民學生有成功的機會（譚光鼎，2002，頁 265）。

蘭嶼的傳統觀念裡，教育是來自於族長的口語相傳、來自漁獵文化的傳承、來自上山選取木頭的知識，而不是非要天天坐在教室裡，背誦中國歷史的漢式教育（鍾蔚起，2005）。蘭嶼學生對母文化的認知在生活中建構，卻在悖離生活經驗的教科書堆中產生衝突。教科書的內容無論是國編本或審定本，大多以漢文化為主導來編寫教材，學生從小就學習漢人文化，而輕忽了自己的文化，傳承的臍帶早已被置放在漢文化的大剪刀下岌岌可危（陳雅珠，2007；謝鳳英，2007）。由此可知，蘭嶼地區歷年來國家教育的入侵都帶有極強烈的殖民色彩，這種「漢化主義下的蘭嶼教育（關曉榮，2007）」，建基於漢人式平等的公平正義，以及漢人思維式的教育精神，是否就能夠反映及符合雅美學童的教育需要呢？還是這只是一條通往文化滅絕的不歸路？而生性

關啊，抗議為什麼孩子還要為你們念三年的國中（080905-T8）」？

⁷ 董森永牧師在 1969 年蘭嶼國中設立之後，曾經至各部落向家長們懇求讓其子女進入國中學校繼續就讀，所面臨的反對理由如下：1. 孩子國小畢業了，為何還要繼續讀書；2. 孩子畢業了，需要在家照顧弟妹，父母則可安心工作；3. 家裡需要孩子提水、燒飯、撿野菜及田螺；4. 女孩需幫未婚夫家做事，好讓夫家留下好印象；5. 怕學校把我們的生活習慣改變；6. 怕孩子國中畢業後，會嫁給台灣人；7. 怕孩子國中畢業後，會離開故鄉到台灣工作；8. 孩子留在身邊，我們會教育兒女學習蘭嶼族人的風俗習慣（董森永，1996b）。由這幾項原因看來，雅美家長對於殖民教育所帶來的文化改變，抱持著極大的憂慮。

愛好和平的雅美族人，對於異族教育的消極抵抗，更凸顯了跨文化教育在實行上的脆弱環節。

參、作者群與蘭嶼完全中學之接觸

一、緣起

蘭嶼，對於第一作者來說一直不是個陌生的名詞，而是一個從未實際碰觸到卻又真實的地理圖像。第一作者的父親是一位研究植物的學者，他在第一作者尚處強裸之時就已常年前往蘭嶼地區進行植物研究，除了帶回許多令人驚嘆的多樣態植物、記錄人文與自然景觀的黑白照片之外，父親帶回來的卻也是一個與台灣庶民截然不同、充滿生命力與吸引力的文化圖像，這深深的吸引著第一作者幼小的心靈與腦袋。

第一作者在台灣師範大學就讀教育研究所期間，受到教育系譚光鼎教授指導以及地理系汪明輝教授之薰陶，一頭栽進台灣原住民文化與教育的探索，這也促成了第一作者在 2000 年暑假生平第一次的蘭嶼之旅。基於對蘭嶼的熱愛，往後每年皆前往蘭嶼做短暫停留，期間除兩次接受國立教育資料館經費補助外，皆為自費前往⁸，並在與蘭嶼朋友接觸的過程中逐漸體認到了蘭嶼教育的現況與困境。

2004 年高雄師範大學吳松林教授受邀至蘭嶼中學演講與訪問，職此之便，吳教授邀請對蘭嶼熱愛且熟稔的第一作者一同前往，並獲蘭嶼中學校方同意由第一作者針對蘭嶼中學現況、教育議題以及學生未來發展等多面向議題，對校內行政人員、導師、授課老師以及校長進行非正式與正式訪談，並進行了三天兩夜的參訪活動，此次成果並成為本篇文章之一部分。

2005 年第二作者鍾蔚起教授主持國立教育資料館研究計畫「臺灣地區背景不利者社會流動影響因素及相關教育政策成效之研究（鍾蔚起，2005）」，第一作者為該研究副研究員。鍾蔚起教授考量蘭嶼地區之特殊地理區位、具有原住民離島完全中學多重身份等因素，並考量該研究中之涉及的研究地區，如金門、澎湖離島作為研究之參考比較因素，研議將蘭嶼完全中學納入研究範圍，並由第一作者前往蘭嶼進行二次正式

⁸ 前期皆為第一作者獨自前往，近三年來改由與第三作者一同前往調查。

訪談，此次成果因而成為本文之另一部份。

往後第三作者洪秋瑋也基於對蘭嶼教育之關心，四次與第一作者前往蘭嶼進行田野研究，並陸續蒐集當地出版刊物、台灣官方文件以及相關研究報告。在三位作者共同的努力與冀望下，本篇由是產生。

然而自費前往蘭嶼地區進行研究，除了要考量多變的氣候、飛機航班與船隻不定期、無預警的停駛，造成滯留台東機場或蘭嶼島上的情形外，昂貴的交通往返、住宿預算也是一般研究者於研究蘭嶼教育時所面臨的困難。此外，相較於生命科學界（動物學、植物學、海洋科學等）、自然科學界（地質學、地理學、氣象學等）、社會人文學界（人類學、人文地理學、社區營造、經濟學、族群關係等）各學門對於蘭嶼研究投入大筆的研究經費與關注，蘭嶼教育研究不論在經費挹注上，或是議題呈現度上，都顯得相當不足。三位作者僅藉助極為有限的幾次經費補助，略盡對於蘭嶼教育關注之微薄之力，在許多研究的面向上能夠做的與說的並不多，只希冀探索的初步結果能夠發揮記錄與報導功能，並喚醒相關教育行政與研究者的關注。

二、蘭嶼完全中學簡介

蘭嶼中學於民國 58 年 8 月 1 日創設於椰油部落，創校之初，有三十一名學生。民國 60 年，政府特准本校學生比照師範生公費辦法，給予公費待遇。76 年創設省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校蘭嶼分班，79 年舉行最具特色之高職與國中聯合畢業暨大船下水典禮。同年省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校成立蘭嶼分班，學校改隸成功商水。86 年 8 月 1 日改制為完全中學，開設建築、餐飲管理學程，並設立蘭嶼中學補校，稱為高級進修部。原成功商業海事水產職校蘭嶼分班同時停招。

現有教職員工 34 人，教師為獨立招考。學生十班（中一至中三各兩班、特教班一班、中四至中六各一班）167 人，高級進修部一班，30 人。學生散居六個部落，大多為雅美族原住民，少部分為漢族。

日間部為六年制完全中學，六年級有 15 人，五年級 8 人，四年級有 11 人，三年開設一次的夜間班有 16 人，夜間班的老師由日間班的老師兼任（032904-T5）。全校學生都享有公費，國中部每學期補助 12600 元，高中部每學期 21000 元（032904-T6）。

學生自國一開始就住宿在學校，週末則可以回家。因此，蘭嶼完全中學對於島上

的中學生而言就是一個大家庭，全校師生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學校取代了部分原生家庭功能，以公社型式集中教育及管理青少年生活方式。學生在青春期開始，在要由兒童跨越為成人的這一個階段中，蘭嶼中學將原本歸屬於家庭的管教責任與文化學習，移轉至學校（熊同鑫，2002，頁 91-92）。蘭嶼中學校方的用意是出於集中管理，掌握教學與讀書狀況。

三、資料之蒐集

（一）觀摩參訪

第一作者於 2004 年 3 月 27 日至 29 日前往蘭嶼完全中學訪問三天，並夜宿於學校附設觀光實習旅館兩天。三天兩夜之中參與觀察了餐飲科製作麵包課程、實習旅館服務教學、蘭嶼鄉各級學校聯合運動會以及晚間自習活動（前三項為親自參與觀察；晚自習活動則為教室外觀察）。受限於經費時間本研究無法做長期之參與觀察，只能就有限時間，或不影響正常教學⁹的前提下，盡量藉由「實地參訪」與「詢問」的模式來瞭解蘭嶼完全中學之現況。

（二）非正式訪談與半結構正式訪談

本文許多資料來自長期與蘭嶼朋友互動的過程¹⁰，三位作者認為真實的資料著實來自許許多多非正式的訪談與生活模式之中，尤其是蘭嶼地區特殊的自然人文特色，以及雅美語文字結構邏輯和國語文字結構邏輯互動之後所產生的特殊「雅美國語」¹¹，其表達方式不是幾次訪談就能夠徹底瞭解其中意涵的。以上這些因素聚合在每一位雅美朋友的身上，並藉著生活與語言再輻輳發散出去。

但為了求得訪談資料的正確性與可分析性，我們還是安排了數次的個人訪談及團

⁹ 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表示考量學生上課因素，不方便開放隨班觀察，僅能在教室外的草地「遙遠觀察」學生正式上課與課後輔導情形。

¹⁰ 第一作者與第三作者亦曾多次跟雅美朋友上山選取木頭、田邊採收芋頭、抓陸蟹、海邊採貝殼、抓龍蝦，並數次一同前往東南方離島小蘭嶼（gi-day-wan、ji-teiwan、ji-magawed、retaiwan）射魚…這些經驗都是十分重要且真實的「蘭嶼教育知識」，而非以漢族觀點所建立起來的教育知識。

¹¹ 本文略舉一例，雅美文化為泛靈論，也就是大自然萬物皆有其生命與靈魂，所以言談之中常會以生物為主詞、以植物或動物的主觀意識為出發點。

體訪談，在這幾次的正式訪談中盡量將有疑義的部分做再次的釐清，而本文所呈現的逐字稿資料亦以此四次半結構式訪談為主。

1.非正式訪談部分

第一作者與第三作者從 2000 年起至 2008 年，每年皆至少一次、至多三次前往蘭嶼從事田野調查，地點遍及蘭嶼六個村落（紅頭、漁人、椰油、朗頭、東清、野銀）。在多次與蘭嶼地區教師（包括國小老師以及國中老師）、在學學生（包括國小與國中）、蘭嶼鄉教育會理監事¹²或會員、前鄉長¹³、鄉民代表、當地文史工作者¹⁴、當地居民、耆老接觸的過程中，皆針對學校教育的經驗與看法做許多非正式的訪談，並記載於第一作者與第三作者個人田野札記簿，以增加作者群對蘭嶼地區之教育及蘭嶼完全中學現況之瞭解。

2.半結構正式訪談部分

本文乃以七年來多次非正式訪談資料所建構起來的經驗與知識，以及田野觀察所得資料作為基礎，設計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以求盡量瞭解當地文化狀況、教育現況，在訪談期間能不失偏頗的迅速進入狀況。訪談對象選取教師而非學生，是基於校方以不打擾學生上課與晚自習為由，只願提供教師參與本研究訪談。本文考量訪談機會難得、時間有限以及尊重校方安排等原則之因素，只選取教師的看法作為本文之論述依據。

第一作者與第三作者分別於 2004 年 3 月 28 日、29 日（此兩次訪談地點為蘭嶼中學教師休息室）、2005 年 8 月 9 日（地點為蘭嶼中學某資深教師家中）以及 2005 年 9 月 9 日（地點為蘭嶼中學教師辦公室）三個時間點進行四次半結構正式訪談，訪談對象包含蘭嶼完全中學校長、教務主任、科任老師、導師、輔導主任、退休老師，共十三人次，並將正式訪談所蒐集到之資料轉譯成逐字稿，作為本文主要之分析內容。

肆、蘭嶼完全中學教育實施現況

蘭嶼學童從小入學，到由蘭嶼最高學府：蘭嶼完全中學畢業，都是由國家補助所

¹² 鍾銓波先生。

¹³ 周雅雯女士。

¹⁴ 例如董森永牧師、董恩慈先生、謝鳳英女士等人。

有生活費、學費、雜費。這樣的情形，在蘭嶼學童父母多以無收入的農漁謀生方式情形下，實有其獨特的必要性。

一、蘭嶼完全中學升學措施

蘭嶼中學的升學輔導與多元入學方案，因為繼續修讀高等教育的學生較少，故著重在後期中等教育的部分，亦即國中升高中的部分為多。而在後期中等教育部分依照多元入學方案可分為甄選入學、申請入學和登記分發入學三種，分別介紹如下：

(1) 甄選入學：具特殊才藝如音樂、美術、體育的同學適用之，以第一次學力測驗成績向招生學校（通常是台東女中美術班、台東高中體育班、體育中學體育班）提出申請。而校方傾向不鼓勵學生採用此方式，希望不要以這個為目標啦，因為未來的發展並不是很好，（當作）維生技能也不是很恰當（032904-T4）。

(2) 申請入學：持第一次學力測驗成績向招生學校申請，各校以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分數為申請條件，並得擇一至二科加權計分；另各校應採學生之在校成績、優良品德、綜合表現或特殊事蹟等。目前主要是以申請入學的方式為主，明志、慈濟專科（還有馬偕護專）都是，每年差不多有十位左右（032904-T4）。

(3) 登記分發入學：前兩項皆未參加或未獲錄取，或錄取後聲明放棄，得自兩次學力測驗選擇較優之成績報名參加，依志願之先後順序與成績之高低錄取。而蘭嶼中學高中（職）部入學即採行此方式，但一般說來只要登記就可以入學，並不另外參考學力測驗成績。去年之前，只要登記（蘭嶼中學），就分發，也有參加台東區的分發，但，你知道嘛，沒有人要來蘭嶼唸書啊（032804-T1）。

二、相關教育優惠措施

（一）加分政策與公費部分

蘭嶼地區和台灣本島原住民的加分政策一樣，計分方式也相同。而老師卻認為這樣的加分政策，並不是對普遍的學生都有幫助，因為在蘭嶼地區，學生的社經背景條件仍然有相當大的歧異，在相對比較之下，再透過加分機制的拉大距離，能夠獲得加分政策優勢的，仍然還是少數優秀的雅美或漢人¹⁵學生。

¹⁵ 根據訪談得知，漢人學生在蘭嶼完全中學仍是屬於較為優勢的一群。而漢人因為具離島加分條件，亦可加分；或是在雅美人與漢人通婚的情形下選擇原住民身份即可加分。

在錄取分數上的優惠喔，我想是對於資質比較好的學生比較有幫助喔（090905-T6）。

除此之外，政府有提供補助，也就是所謂的公費，讓雅美學生至少在蘭嶼地區受教育能夠不虞匱乏。

呃…國中的學生來講的話，就是那個原住民教育法頒布之後，如果有實質的需要就盡可能會提供宿舍，那他住在學校的話每個學期就會有一萬兩千六百元的補助，那這補助就是住宿跟伙食。那…另外呢，原住民學生大概在全國都一樣，就是國中部分，義務教育部分，學費都是免的（090905-T7）。

那高中的部分，也是一樣那個全國的原住民學生，只要他在高中職就讀的，他每個學期可以申請兩萬一的補助。我們申請兩萬一大概就可以做他的學費、雜費，甚至於住宿的費用，都可以涵蓋在裡面（090905-T6）。

一般說來，蘭嶼地區和台灣原住民所享有的教育補助並無太大差異，加分政策和學費補助都是相同的。

（二）蘭嶼獨特的補助

此外，蘭嶼因位居離島偏遠地區，又是國內唯一具有兼具「偏遠」、「離島」、「原住民地區」三重身份的地區，故本地的教育補助仍然有些獨特的特色。

因為我們在離島，所以在離島地方也有一個特別的補助，就是書籍費，就是他讀教科書也不用花錢（090905-T6）。

那蘭嶼的原住民學生有一個是其他原住民學生的沒有的，就是早期我們從 58 年創校開始，一直到我印象中是 90 年為止，一直是享有公費，那這個公費是比照師範生的那個公費，那這個就是其他的原住民沒有的。不過在那個原住民教育法頒佈之後，那個公費就停了，然後就是改為每個學期可以拿一萬兩千六，可是他保留了原來的兩個部分，一個就是服裝費，一年是一千五百元，每個人有服裝費，就是制服的錢，那另外就是每個學期可以補助八百元的書籍費。那這個書籍費跟我剛剛講的那個離島學生的補助是不一樣的，離島學生的補助就是用來支付教科書的補助費用，就是教科書總共花了多少錢，我

們就是報出去，為他申請這些錢（090905-T7）。

蘭嶼地區曾經享有公費，但在民族教育法實施後取消了，改採較為實質的補助措施。另外保留了書籍費與服裝費的部分，因為蘭嶼父母通常以無業居多，無法負擔學校的一切開銷，因此相關的補助費用確有其因地制宜之效。

三、蘭嶼學生的學業表現

蘭嶼教育在一般人的眼光裡，通常因為地處偏遠，而且又是台灣地區唯一的原住民離島，教育的成就表現應該並不理想，但當地教師則有其不同的觀點。

呃...在今年之前，我們前三年的基本學力測驗成績，如果跟其他台東的原住民地區學校比起來，我們算是相當不錯的，像前年是平均到 98 分，再前年是平均 91 分，就是這幾年平均我們都覺得蠻好的（090905-T7）。

只要是熟悉蘭嶼教育和親自關注過蘭嶼當地教育的人都應該相當清楚，這樣的特殊表現是有其原因的。

因為蘭嶼的孩子...我們後來去研究那個結果喔，就是因為都住校，他住校，所以他晚上...就是課後，他有一個補救的機會，等於說他過著一個很規律的生活，然後晚上，通常吃完晚餐之後，還有三節自習的時間，那有一節是有所謂的補救教學。然後其他兩節他有時間可以來看書，那...像是其他的原住民學校，放學以後等於說學生都回到部落裡，那家庭能夠照顧到的其實非常有限（090905-T6）。

蘭嶼學校實行住校措施由來已久，早期是由教會將部落小孩集中起來實施簡單的教育，並住宿於教會中。實施國民義務教育之後，這樣的角色與功能就逐漸由學校來取代，但仍留存學生住宿學校，統一集中管理。而下課後的生活管理就由老師負責，並在課後輔以補救教學、晚自習。如此一來，許多台灣本島原住民所欠缺的家庭撫育功能，在蘭嶼卻能得到完善的關照與輔導。長久下來，蘭嶼學生唸書的時間長於台灣地區原住民，學業成就自然就優於台灣地區原住民學生。

四、著重閱讀能力的提升

國內實施教育補助的內容包容萬象，而離島地區文化資訊匱乏是早已周知的現

象，政府卻坐視這樣的情形惡化不加介入。蘭嶼地區文化資訊如此缺乏，肩負起教育文化重責的擔子就落到了學校身上。從學校觀點看來，這必須從閱讀習慣與閱讀能力開始，而這樣做的前提就是必須有足夠的書籍可供雅美學生閱讀。

兩年前我們就是想說從閱讀開始，加強學生的基本能力，但是學校的預算中根本沒有那個經費，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是向全國募書，所以募了大概兩萬冊的書（090905-T7）。

由此可知，只要有方法，願意去思考，願意去做，偏遠地區的文化與圖書資源並不會匱乏。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此股力量是來自學校與民間，而非政府，這其中牽涉到許多繁縟公文的往返，影響到學生迫切的受教權與教育資源分配因時空差距所造成的不公平性。

書籍資源已經進入了蘭嶼，面對這樣龐大的資訊，受訪者認為在學校與社區文化的結合上，閱讀能力的提昇是應該涵蓋兩者的。

圖書的部分，我其實一直覺得不但需要有書啦，還要有人力的資源，最重要是有人來推動這個閱讀...因為學校在中學就已經相當吃力了，那如果說再往下延伸...小孩閱讀的習慣培養了，那他的知識在不知不覺中也在擴充（090905-T7）。

它是需要長期的，所以我常覺得政府對於原住民的一些協助喔，我常覺得就是說不要光給錢，更需要的是人力的資源。我覺得教會的義工在這裡是蠻棒的，在這邊帶領媽媽們的讀書會嘛，我們鄉裡的圖書館書非常的多，但一個禮拜會去圖書館的人大概也不會超過五個人，但是如果說，有充足的人力，我建議可以從臺灣找一些退休老師，來做推動閱讀的工作，讓那個書是巡迴的，比方說把它帶到一個部落，每個禮拜三的下午，那這些媽媽們就可以過來，有機會可以接觸到一些書。我就覺得...社區這個部分如果能讓孩子的學習提早，那學校就比較省力了，否則可能我們的小學教育就在做幼稚園教育在做的事，然後國中就在做小學教育做的事（090905-T7）。

在受訪老師的觀念與經驗裡，硬體、軟體與人力三者都得互相配合，缺一不可。政府常以整體公平正義的合理解釋，輕易忽略地方特殊的需求，尤其在這個學生只有

不到兩百人的小學校。政府的教育補助只問投入，並不問輸出與產值，在全台灣送書到蘭嶼的活動上，既已採取了消極被動的態度，著實應該趕緊採取傾聽、誠摯的態度，輔導有熱誠有經驗的退休老師，以優厚的待遇鼓勵其奉獻所具有的專業，讓教育、閱讀與文化的希望在蘭嶼綻放出光芒。

伍、蘭嶼中等教育實施困境

本部分對於蘭嶼地區實施中等教育時所面臨的文化衝擊與制度限制等現象，做一個初步的呈現，以凸顯蘭嶼地區中等教育可供改進與努力的空間。

一、文化與教育的拉扯

雖然全部學生強制住校是蘭嶼中學的一大特色，也是讓蘭嶼學生在跟台灣原住民學生相比時毫不遜色的重要原因，但受訪者卻敏銳的感受到，強制住宿或許會對當地傳統文化核心價值的傳遞產生阻礙。

我們其實漸漸在鼓勵學生不住校，因為這幾十年發覺到，學校在學生學習的方面上，扮演太重的角色。其實孩子在這個時候，跟父母是有些疏離的，比較重視跟同儕的關係，那如果這個時候加上又住校，所以他跟家人接觸的時間就非常少，那一方面會覺得親子關係的建立會受到影響，那一方面呢，家長可能會感受不到說他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是什麼。那另外一個就是文化傳承的問題，因為孩子如果住在部落中的話，他是自然的接受到文化，所以不需要刻意的去教他，他看到的...他就是生活在那個文化中（090905-T7）。

感受到這樣的阻礙，受訪教師選擇在這個住校的特色上試圖有所改變，希望可以漸漸的讓學生回到具有文化保留與傳承、創生功能的家庭與社區裡面，不要忘記了自己的根源。

我們這幾年開始在鼓勵孩子回去，我們鼓勵的對象就說，我們看那個父母，家庭本身的狀況還蠻正常的，然後父母對於教育的認知，層次上是比較高一

點的。然後有的父母也是老師、公務人員，那他家裡的設備也還不錯，我所謂的設備就是說他家裡有單獨可以做功課的地方，然後父母也是在家的，可以照顧他的，或者可以指導的，也都有高中的學歷的，那這種情況我們都是鼓勵他就是回家去住，不過這真的是極少數（090905-T7）。

蘭嶼的教育型態正在做改變，而蘭嶼家長的教育態度與接受度也逐漸的改變，呈現出比以往都還要樂觀的狀況¹⁶。而將家庭教育狀況較好的學生，輔導回歸家庭的措施成效尚未得知，但這樣的改變或許才是文化與教育拉扯後的一線曙光。

二、徒具形式的補助

在討論到教育補助及補助措施時，受訪者提出了如下的看法：

所以我覺得真正的關心是要真正瞭解他的需要，而且我覺得更可怕的是你一直給錢，但是這個地方上根本沒有那個能力去用這個錢。所以那個錢不能發揮他真正的功能（090905-T7）。

錢的補助並不代表已完成政府的責任，國家的霸權心態就是如此，認為經費與政策都已落實，就達到了政策當時制訂的精神與目標。殊不知這樣的經費資源浪費，與不得其所，看在教育第一線人員的眼中，才是真正加深該地區經濟文化無法完全提昇的最大阻礙。

以鄉立圖書館補助經費的例子：

大概是三年前了，台東的文化局來這邊視察，因為各鄉的圖書館是歸他們輔導，然後他們就是來學校，有一個小姐她就感慨的說那一年有補助鄉的圖書館一百萬，那結果那一百萬就收回去了，因為根本就沒用所以就退回去了（090905-T7）。

¹⁶ 雖然如此，家長與學校仍呈顯出較不密切的關係，家長未能瞭解學生的在校學習情形，缺少協助學生學習的能力（陳雅珠，2007）。此種觀察不但出現在蘭嶼人陳雅珠的文章之中，研究者亦常在與雅美朋友閒談之中得知家長仍是對於學校教育（尤其當地的「學校教育」通常直指的就是蘭嶼完全中學）毀譽參半，贊同的家長認為學校可以讓小孩學會如何賺錢、變得比較聰明、過好生活等等，不贊同的家長卻認為學校跟他們搶孩子、使雅美文化逐漸消失、越來越不像蘭嶼人等。

在偏遠地區如蘭嶼，常常遇到的問題就是政府有編列預算，但是地方行政人員卻不主動尋求轄內有需要的相關學校，而有需要的學校也無法獲知相關訊息，就這樣的讓補助公文形同具文，流浪到申請時間過期。或是補助了之後，只有硬體卻沒有後續的軟體與技術進駐，讓國家資源做無謂的浪費，卻也無法滿足該地的需求。國家決策之粗糙與欠缺控管制度，勢必會在國家財源與教育文化相繼衰退之時，敲起一記加速落敗的喪鐘。

三、蘭嶼中學多元入學方案實施困境

「多元入學方案」這樣一個名詞對於雅美學童來說是很陌生的，這樣的名詞幾乎只存在於學校教師之間。而學校老師是國家教育政策的執行者，也是國家教育政策的推廣者；相同的，教師也能成為國家殖民意志進入部落文化時的緩衝者，甚至是轉化者。很慶幸的，在後者這個面向上，我看見了蘭嶼中學的教師們正在持續不斷的進行著他們的努力。但多元入學方案在蘭嶼實施的現況仍存有幾個面向上的難處，亟待我們思索解決之道。

（一）文化和現實的妥協：餐飲科和建築科

蘭嶼中學國中部畢業的學生，大部分學生透過五專多元入學和申請入學、甄選入學方式，離開蘭嶼前往台灣唸書。而家中經濟可能有困難的、唸書反應比較慢的、去台東唸完後不適應的（032904-T5），或是本身沒有意願的、父母不願意他去台灣的、父母沒有錢的，或是因為學生自己本身比較害羞，不想去台灣的（032804-T1）學生，就會選擇留在蘭嶼中學念高中（職）部。

而蘭嶼中學高中部，幾乎沒有人報名就讀，現在真正屬於高中部的只有三人（032904-T5），其餘的都得選擇餐旅科和建築科。建築科當初設立的用意是因為當初要成立完全中學時，全蘭嶼都在蓋房子，加上希望能夠教導學生傳統建築的建築方式（032804-T1）。而建築科成立了七年，對補校裡的成人實際工作經驗還是很有幫助，因為他們的經驗已經相當豐富，在學理上的補充實在有很大的幫助（032904-T4）。但是，也因為科目內容太深，學生根本念不來（032804-T1），加上師資太少（只有一人），人口外移嚴重，建築科逐漸凋零，今年四年級即無人就讀（032904-T4）。而餐飲科在學校有實習旅館一間，但大多數的學生多主攻麵包，因為想要拿「中餐證照」，加上

人數太少，不符合成本效益，所以不建議加開其他科目（032904-T5）¹⁷。

文化的考量在經濟的現實裡，不得不向趨勢屈服。而文化的脆弱，或許就是這樣，勢必淹沒在主流的洪流裡。因為對於蘭嶼中學的國中學生而言，所謂的「升學」，就是離開部落，前往台灣就讀，將文化與土地的臍帶切割的隱晦模糊。老師心疼於學生的離鄉背井，也心疼於學生的不得不然。老師認為此地實在是太封閉，很難想像此地的文化和教育會帶給學生如何的思想（032804-T1）。因此老師希望在教學上訓練他們可以作他自己想作的事，譬如處理生活上的事情，訓練他們適應台灣的環境，他們真的缺乏（台灣主流）文化的刺激，不過已經慢慢的有改善了，有比較好（032804-T3）。而老師普遍都認為這裡的學生實在是太樂觀了（032804-T1），生活上太自由，不太能適應有約束的生活，譬如他們會回你一句：「唉呀，你叫我念這麼多書要幹嘛啦？十年後我還不是蹲在路邊喝酒？」（因此）希望老師不要給予太多的關注，也不要對他們太好，否則他們一到台灣，就會覺得外面的老師比較嚴，而消極的抵抗（032904-T4）。

（二）保送制度之生與死

蘭嶼中學的保送制度已經中斷了二十年，一方面是因為蘭嶼學生的學業成績普遍不高，無法達到保送資格的標準，一方面也因為早期學校與地方行政機關之漠然有關。

本地的學生，就是高中畢業生，保送到師大，中斷了二十年，所以已經中斷了二十年的時候呢，就給教育局一個感覺說，已經忘了這回事，他每一年其實中部辦公室的會有保送的公文，但是一直都沒有，可能就是教育局那邊正好更換承辦人員，就疏忽了問我們說你們這邊有沒有符合保送資格的學生，但是我們已經在栽培這樣的孩子了，從他國中的時候開始，所以他國中畢業

¹⁷ 蘭嶼傳統文化的教育在於山海生存技能、在於日夜跟隨族人上山下海與群體生活後的知識與技能習得。國中畢業後若能離開學校，或許就能習得更多的傳統文化知識。然而選擇升學的學生，要不就離開蘭嶼前往台灣，要不就進入蘭嶼中學高職部（僅少數人選擇高中部），在科目的選擇上只能選擇麵包科（目前建築科已經取消，因此原本設定來保留傳統地下屋建造技術的文化目的也早已失去）。前往台灣或是留在蘭嶼選念麵包科，對於逐漸消逝的傳統文化而言，都是一個難以抉擇或避免的隱憂。而基於現實與經濟的考量，使得他們不得被動的接受這樣的教育選擇與安排。

就考上東女，那這三年就是他的目標，考上師大就是她的目標，那我們就在等，後來都沒有消息，結果我就去網路上找，簡章都已經出來了，而且上面已經核定了，蘭嶼沒有名額，我就想說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就趕快打電話去教育部問（090905-T7）。

行政機關的效率不彰與被動，常常也是政府相關教育補助措施無法完全發揮功效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分層負責的官僚制度，會讓較為下層的行政人員不願意主動去關懷弱勢，因為多發現一個個案，就得多付出更多的心力與時間來應付冗長的公文往返。也就是如此，許多需要教育補助來幫助教育成長的學生，就在制度複雜性的考量之下被犧牲了。

它的程序是這樣，因為保送師大的學生他日後都要回到當地的學校服務，所以每一年他會先徵詢...教育部會確定名額，他會徵詢在綠島與蘭嶼，他會問我們兩個國中，你們需不需要老師，然後妳需要哪一科的老師，我就要報出去，這個名額就出來了，可是這個教育局就是沒有問我們，所以在保送生當中蘭嶼就沒有名額了（090905-T7）。

政策的良善美意常在大家都輕忽學生權益之下被犧牲，人爲的因素竟然來得比制度性因素還影響重大，在教育資源逐漸稀少之時，這樣的政策實施績效可能會抹煞許多教育工作者的努力。可幸的是，我們在蘭嶼還能看見一群願意為學生權益奮鬥的教師。

呃...我不曉得是不是說...呃...（停頓三秒）是不是真的做不到喔，因為我覺得以前我們有機會出去開會的時候，都會提出來，都會反應。可是我會覺得...教育部的立場會覺得不知道要關心的事情太多還是怎麼樣，我們在原住民族地區，我們常說弱勢族群、弱勢民族怎麼樣，可是...可能只是在嘴巴上說一說，我們看到一下這個政策、一下那個政策，我們看到的可能...實質上他不是真的去關心，真的去瞭解。而且感覺那些政策都一直在變，換個部長可能他的作法就是不一樣了（090905-T7）。

制度常常無法真正滿足偏遠蘭嶼的需求，許多座談會、研究會的召開，並不能替社會不利背景的學生找到真正的改善良方。重要的是能夠去傾聽，開設出專款專項的

特殊條例，讓政府在忽視蘭嶼教育的多年以後，能夠真正的去進行所謂的「補助」與改變。

（三）升學後的學習與生活適應難題

保送政策對蘭嶼學生來說，面臨的是文化震撼，與生活調適的挑戰。這樣的急遽轉變，在無基本的經濟做奧援，及與母文化切割與親情的分離，在學校生活適應上更產生了許多的困難。

老人家都不同意讓小孩去臺灣唸書，他們認為我們到了臺灣就不回來了，孩子到臺灣等於失去了孩子（080905-T8）。

其實去高師大、台灣師大的蘭嶼的孩子，特別是去台灣師大的那一位，她要面對的挑戰其實非常非常的大，難以想像的大，即使她在台東女中的表現很好，她在考基本學測的時候，她的英文是到達高標的，是算相當的不錯，可是當她到台灣師大的時候，她感覺到她自己完全趕不上，而且整個適應上都有困難（090905-T7）。

離島生保送，特別是像這種以蘭嶼來講的話，這樣的孩子在進到大學的時候，他一定會遇到生活上的困難，所以我覺得如果教育部它...如果再考慮的周全一點，等於說是學校會主動的有人來...來接觸，問他有沒有什麼困難，關心他在這個學校開始適應的生活，包括辦保險...什麼什麼的，但是我們的孩子...那個孩子去了之後，她當時就要放棄了，那如果說可以主動的，讓這個被保送的學校也可以主動的來關心這樣的學生，也許這個保送的...這個美意會做的更完善（090905-T6）。

政府的教育補助通常只有政策表面的部分、經費投資的部分，卻沒有看到事後的生活輔導或是學制銜接的部分。在整個教育補助政策的心理觀感上，幾乎都沒有見到「人性」的一面。追求效率與普同的觀念並不適合施加在背景不利的學生身上，也是教育政策制訂時所應追求的最低價值標準。教育投資的投入與產出同樣重要，過程面與人性面更是重要的一個考量面向。在蘭嶼的教育上，我們見到了教育政策執行的粗陋顯現出國家結構的霸權心態，卻也幸運的見到以當地教師所喚起的文化與個人主體力量在此找到了一個活化的空間。

陸、蘭嶼中等教育重生的新力量：來自教師的努力

教師的穩定性其實是決定蘭嶼人對國家教育的第一印象，多年來，蘭嶼的師資問題一直為外人所詬病，這牽涉到許多因素，更牽涉到當地雅美師資的銜接問題。教師的異動率高，往往造成學校的學習環境難以掌握，不僅無法對孩子做長遠的培育計畫，家長也容易對學校信心動搖，甚至孩子也學會一套對教師異動的適應機制。而新的教師若對蘭嶼的自然、文化缺乏了解，面臨文化衝突亦需要一段適應期（謝鳳英，2007）。整體說來，蘭嶼師資的問題依據台東縣政府（2006）的研究，可歸結為六點：

一、蘭嶼為離島地區，對外交通不便，學校規模因人口外移而逐漸縮小，文化資源缺乏且教師任教意願低，流動性大使教育品質低落；二、交通常受氣候影響，老師教學和休假經常受交通因素嚴重延遲；三、蘭嶼所有物資皆仰仗外來運送，若海上風浪過大則難以應變老師平日用餐及學校午餐實務工作；四、教師宿舍設備簡陋、維修不易，易受鹽分侵蝕；五、各校行政皆已繁重，又因其為離島，所處理事務之流程更為繁重，許多在交通便利地區可輕鬆因應之事，在此地卻得有不同作法及因地制宜之考，使老師負擔沉重；六、因交通不便關係、老師進修不易，故有經驗之正式老師皆不願到本地區服務。

陳雅珠（2007）對十二位在蘭嶼任教的教師進行一、二次的訪談，發現蘭嶼地區教師流動率¹⁸高，形成學校教育、行政運作無法永續經營，學生學習無法銜接的困境。新進教師在文化與教育連結敏感度低，缺乏融合當地文化與學生生活經驗的課程轉化能力，學生對於學校課業缺乏學習動機。

不過這樣的問題已有了改善，一批批來自台灣的年輕老師與極富教學經驗的教育行政人員投入蘭嶼的教育場域，十年來默默的奉獻熱心，發揮影響力，改變了許多蘭

¹⁸ 黃玉娟（2004）整理蘭嶼中學自八十六學年度至九十學年度教師平均流動率為40.6%。而本研究透過台東縣政府網站得知從2003年（九十二學年度）起，至2008年為止，每年調出蘭嶼中學的教師數目依次為2003年1人、2004年6人、2005年5人、2006年1人、2007年2人、2008年2人，皆為「單調」，無人調入。

嶼人對於教育的觀念。

現在孩子國中之後幾乎都升學，然後家長也都蠻認同的，我是覺得我們學校... 呃...這麼多年來真的有一批很好的老師喔，那老師們也會幫助家長去瞭解，這個孩子繼續讀書，對於這個孩子未來發展的意義在哪裡。那現在都有兩萬一的補助，那孩子再出去讀書，基本上在經濟上不會有太大的困難，他可能面對的困難就是每個月家長要...必須要負擔生活費（090905-T7）。

面對這樣熱誠的老師，蘭嶼家長不再阻擋小孩上學，也逐漸接受了學校是社區文化一部份的觀念。不過實際的經濟壓力問題仍然需要解決。家長們都能體會到教育的功能，與對未來改善社會經濟困境的功效；但是在決定繼續升學之後，面臨的仍然是在台灣生活所需的龐大生活費。因為在蘭嶼，如果中學之後要接受高等教育，就必須前往台灣就讀，離開自己的文化與血緣寄託。

相對的，蘭嶼中學大多數的老師來自台灣，是一群抱著對蘭嶼文化的熱愛，希望藉著教育來融入、改善當地生活的年輕教師。他們的工作與任務並不簡單，除了日以繼夜的陪伴學生讀書、生活之外，走出校園進入社區的工作也由他們一肩擔起。

妳到蘭嶼來工作的話，可能就要有一個心理準備。第一個就是學生大部分都是住校，所以妳工作的時間可能就是會變成全天候的，那孩子欠缺的也很多，那我們就希望老師跟學生的接觸不只是在課堂上（090905-T7）。

而帶有一定理想性的老師不少，他們覺得：

學生的夢想和實際作為上有很大的差別，希望他們能夠對自己有更多的信心、堅持下去。也希望他們能夠培養自己想要作的事情。最後，希望有一天，蘭嶼的小孩能夠看見世界的廣大，然後再回來。例如何謂用功、唸書？去看看、體會，希望他們能夠選擇回到這裡。在教學上，我花在這種事情的精神上，遠比課堂上的東西要多（032804-T4）。

然而，老師承認自己所帶有的理想性會隨著時間而產生變化，但是是質變、是昇華，而不是消滅。

另外，他們也很擔心，過高的理想性，在行政的觀點上，可能會降低了許多的實際性（032804-T1）。因為這樣的理想與實際，終究是需要對話的。而理想，是讓這些

老師堅持下去的唯一信仰，當信仰碰上了推行學務的實際面，老師們的反省性思維就會浮現出來。這樣的精神存在於島嶼之中，我們深感敬佩。

蘭嶼的教育工作已經不如以往觀念：到偏遠、離島地區任教的都是劣質的教師，至少我們在蘭嶼看見的，就是一幅代表台灣教育希望的景象。在國家教育未能完善地區，幸虧有這麼一批熱心的教師，或許是因為受到蘭嶼文化的吸引，也或許是希望落實公平正義的實踐，無論如何，這批教師都在他們的堅定意志之下，付出了他們對蘭嶼教育的一份心力。

柒、結論與建議

基於上述於蘭嶼完全中學之研究與分析討論，本研究獲致以下結論，並提出建議，希冀提供有關教育主管機構與教育相關人士參考。

一、結論

（一）國家教育忽略了蘭嶼地區的空間因素

蘭嶼在傳統上及文化上都與南方菲律賓的巴丹群島關係密切，而與台灣的關係較疏離¹⁹。施行在台灣本島原住民的多元入學方案，基本上已經具有空間、距離因素的考量，然而地理上、文化上都孤立於台灣的蘭嶼，卻被視為如同台灣島上它族的原住民，而未有特殊的升學管道，著實有待商榷。若以教育政策消費者階層而言，漢人學生無疑是多元入學方案第一位階的受益者；而基於「原住民教育法」與「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及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保障下的「台灣地區原住民」，又屬第二位階的受益者；對處於空間邊陲的蘭嶼學生來說，嚴格說來不但是屬於前兩個位階的殘存受益者，甚至可以說是多元入學方案下的被犧牲者、被忽略者。

而對於雅美學童來說，家庭經濟普遍不佳，家庭、宗親力量侷限於蘭嶼島內，所謂的「升學」，幾乎等於就是切斷自己與家庭和文化的臍帶，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地

¹⁹ 蘭嶼雅美族為台灣唯一能夠具體確知其來源之民族，即來自菲律賓群島北方的巴丹列島。最遲至日據時代，巴丹與蘭嶼兩民族之間仍有通婚與貿易（交換物品、豬隻、羊隻）的交流，彼此關係十分密切。

區。加上經濟能力不佳，無法像台灣同學一般每逢週末假日就能夠回到部落或居住地，相反的就只能在寄居的都市裡虛度時間，面臨「價值觀旅行」（葉川榮，2002）的衝擊與文化的架空。

千百年來蘭嶼孤絕於台灣與菲律賓的地理特性，讓它能夠長期保有自己獨特的傳統文化。然而就台灣現有的教育政策、環境與條件而言，政府目前做到的就是以高中、職為上限，如要繼續升學只得面臨離開蘭嶼、前往台灣一途。在價值觀與學歷主義的衝擊之下，蘭嶼學生無論留在本島或是前往台灣，都面臨著許多空間與文化因素的壓逼，而政府在這一方面所做的努力不能說是沒有，卻顯然不足。

（二）師資問題攸關教育方案之推行至鉅

教師的優劣其實是決定蘭嶼人對於國家教育的第一印象。多年來，蘭嶼地區的師資問題一直為外人所關注，這牽涉到許多因素，更牽涉到當地雅美師資的銜接問題。

政府提供保送制度升學師範院校，在蘭嶼地區中斷二十年後，近年來才有兩位雅美學生進入台灣師大英語系及高雄師大國文系就讀，短期內就可以回到蘭嶼服務。這樣的美意便是因為一群蘭嶼中學的老師努力的成果，他們年輕有衝勁且願意順服在教學工作上，這些老師因為年輕而在教學經驗上相對顯得不足，因此他們更願意順服別人的教導，更認真的學習教學方法，和開創自己的教學策略，這當中隱藏著相當的愛（許瑜，2007）。這群大部分來自台灣的年輕漢籍教師及深具教學、行政經驗的主管級教師，帶著極高的理想與熱誠進入蘭嶼貢獻所學，基於關懷學生、把蘭嶼視為家鄉、以及同事朋友間「惜緣感恩」的情感支持之理念（黃玉娟，2004），最長的服務年已經高達十一年，並漸漸的讓蘭嶼老人家肯定他們對教育的奉獻，而樂於與學校密切的合作。

然而服務於蘭嶼中學的教師仍是以漢籍教師居多，服務期一達到某些心理上的關卡，這些教師選擇的仍然是離開、返回台灣。教師調動的頻繁讓許多蘭嶼孩子面臨著被「拋棄」以及「感受分離」的撕裂。第一作者與第三作者曾經不止一次在湛藍的海水邊和雅美小孩度過快樂的共處時光，在離別時，小孩張著大眼睛跟我們說「老師再見」，我們問他們「你們怎麼知道我們是老師」？小孩回說「你們從台灣來的不是都是老師嗎」？我們訝異的笑著不說話。小孩繼續說「你們下次還要來找我們喔！」，我們輕快的點頭答應，小孩卻撇過頭去、難過的說「你們台灣的老師每次都說會再來，結果連一次都沒有」。

很多小孩跟第一作者說「老師再怎麼對我們好，還不是都會離開我們？說什麼多愛蘭嶼、多喜歡蘭嶼，結果最後還不是都跑回台灣去、不理我們」？教師的流動現象代表著雅美學童對於教師角色的錯亂期許，老師的離去更代表著諾言與期許的虛假，更嚴重的，「教師不斷的從台灣來，又不斷的跑回台灣去」更將蘭嶼學童的心都拉扯往西邊那時而清楚、時而模糊的巨大台灣島。

這是一個難解的心理意向，國家力量應該在這樣特殊的地區展現更大的力量與決心。如果國家的角色只是制訂政策而不問實施的過程和結果，那麼我們只能慶幸蘭嶼地區能夠擁有這樣無悔付出的第一線教師，並進一步的對於國家所謂「照顧原住民學生」、「重視地區差異精神的入學制度」這樣空喊的口號，產生了一個質疑的問號。

（三）教育困境與文化創生之間具有弔詭的關係

教育的基本精神是企圖追求公平正義、照顧弱勢的，但是基於空間因素、經濟因素、社會結構種種因素的交纏，這樣的精神卻無奈的沒有降臨在蘭嶼學生的身上。蘭嶼地區所實施的教育，是台灣現行的教育與文化價值觀，使蘭嶼族群被迫融入台灣的社會體制中，是一個加強漢化的過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2006）。在多元精神不存在的一元化時代，雅美學生受到課業表現、家庭經濟等壓力，和對陌生土地的疑懼（或是對蘭嶼熟悉土地的情感依賴），都讓雅美學生難以前往台灣接受教育。

但是這些漢人眼中的「教育困境」，在另外一個面向上，它卻也是確保雅美文化得以傳承的最後一道保護網。或許，海洋保住了雅美人的文化，也將雅美人困在這片熱帶的小島上。多元文化的精神，在雅美人的心目中到底會是怎樣的一個圖像呢？當然這也是在台灣的它族原住民所同樣面臨到的一個兩難，這樣的問題，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來確認清楚。

二、建議

（一）國家教育措施應考量蘭嶼實際的需求並專案處理

蘭嶼地區人民多從事農耕與漁獵，許多學生的父親都是「抓魚的」，而雅美文化的依存空間更是和海洋關係密切。因此許多教育相關人士建議以保送升學到水產職校，來配合本地的漁業發展和漁船作業是為上策（吳自甦，1986，頁 24）。而蘭嶼中學的行政主管也建議多考量蘭嶼地區實際的需要，譬如蘭嶼學前兒童亟需要專業的幼教老師；中學裡專業的美術老師也極為欠缺，這些都是教育當局在落實多元入學方案

時所要考量到的「在地需求」。

在教育實施與硬體經費補助方面，許多在台灣三百萬可以做成的事情，在蘭嶼就需要五百萬；在台灣一年可以完工驗收的工程，在蘭嶼因為工程船與物料的支援不易，遲至個五、六年以上，甚至因延期而被回收補助款的情況亦時有所聞。學校老師亦建議要將蘭嶼地區視為「專款專案」處理，才能真正解決蘭嶼地區的教育需要。

（二）提供更完善、具彈性的蘭嶼師資聘用與優惠政策

蘭嶼地區交通極度不便，往返費用極高、並深受氣候變化之影響，此項因素讓許多有意前往蘭嶼任職的教師望之卻步。根據受訪老師之意見，本研究建議教育行政決策者可研擬將蘭嶼之離島加給提昇為「離島第四級」；提高積分計算加權方式，使其在調動選擇上具有誘因因素，吸引優秀教師前往蘭嶼服務；在縣內教師調動時，服務期滿（五年或以上）者有優先選擇調動權，以增加離島教師之優勢。

（三）教師專業成長需求應予以滿足

受限於地理空間限制，蘭嶼中學教師參加研習與教育專業之進修機會存在著與臺灣本島教師極大的差距。撇開攻讀學位部分不談，若盡要蘭嶼中學教師前往台東或臺灣參加各項所需之研習，在時間安排上、身體負荷度以及是否能兼顧蘭嶼學生之受教權（無充足師資可支援代課）等考量上，皆為十分不便之事。建議教育相關單位可以定期在蘭嶼中學舉辦一系列教育專業進修或研習，以符合教師之專業成長需求。

（四）雅美教師之培育為刻不容緩之議題

除非在當地結婚，漢籍教師最終極有可能仍會離開蘭嶼的教育場合。多年來，培育蘭嶼在地師資的呼聲一直不斷，卻也一直看不見一個明確的具體措施與成果。如同前面部分所述，教育當局所設定的師範保送標準沒有幾位蘭嶼學童可以達到，達到了也不見得能夠順利的獲得保送，或是在台灣生活的適應上就出現了問題，扼殺了一個政府的美意，也抹熄了一個蘭嶼文化傳承的新希望。蘭嶼的教育是一個文化與空間息息相關的綜合性概念，蘭嶼的教育與文化終究還是需要蘭嶼人不斷的予以投入與活化。

本文建議蘭嶼中學可以成立一個「師資養成班」，仿效國民義務教育剛實施時，為應付蘭嶼師資不足的問題，採行「具有高中學歷」者即給予師資養成訓練，之後便投入蘭嶼教育服務當地鄉民的措施。這樣的建議是結合在地聲音與實際需求的，在高失業率與世界經濟體系依然不斷侵擾蘭嶼人民的情況之下，這樣「因地制宜」的教育

措施，的確值得教育當局審慎的思考。一方面可以解決蘭嶼師資流動率過高或不足的現況，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加蘭嶼居民的就業率。更重要的，蘭嶼的文化傳承與知識延續，從此可以藉由雅美人自己的意向與方式，繼續往未來走下去。諸多原因，可謂一舉數得。

（五）對臺灣原住民完全中學或民族中學設立之建議

臺灣已設立的三所原住民完全中學中，宜蘭南澳中學與屏東來義中學在招生範圍上擁有較廣大的學區與較多元的學生來源（包括族籍與學生數）；在師資來源以及教師進修方面雖亦有其難度，但相較於外島的蘭嶼中學，仍屬於相對完善的範例。許多地區性的原住民族完全中學或民族中學亦在評估、計畫之列，例如台北縣的民族中學，或是六龜原住民完全中學等。

在現有的三所原住民完全中學以及一所民族學院之成效尚未明確彰顯之前，完全針對原住民族所創立的教育體制仍帶有「隔離主義」與「保護主義」之疑慮；而如前所述的，地理空間是一個重要的考量點，若以台北縣欲設立民族中學為例，地點的選擇是該以台北縣唯一的原住民地區：烏來鄉為首選？還是該以早已準備多時、以多族群文化學生（包括都市原住民與外籍配偶）為多數的樹林市育林國中為首選？一個值得思考的面向是：台北縣的原住民族家庭既然已經選擇離開原鄉，進入都會區尋找另一個生活的可能，尋找一個生活的機會，他們需要的到底是一所原住民完全中學，還是一個更融入台北生活的學校？

這樣的問題在每一個原住民學生的心中或許都有一個模糊並且模稜兩可的答案，在他們的心目中「原住民族完全中學／民族中學」到底能夠給他們什麼？他們到底需不需要一個在都市中的「原住民族完全中學／民族中學」？關於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還是得回歸到許多社會現實與地理空間的考量。

本文根據蘭嶼中學的現況與困境，認為國內對於設立與經營原住民族完全中學所需面對的社會現實考量仍然應著眼於「學制的轉銜與輔導上」，而「文化傳遞」的部分則有賴教師專業提昇以及優良的文化教材設計來完成。無論是相關教育工作者或是行政決策當局，對於期望「設立原住民族完全中學就能舒緩或改善原住民教育所面臨的文化、經濟、教育困境」之目標實不應抱有太大的幻想，確實以辦好每一間完全中學，或是以增加學生升學與就業機會的方式與態度來經營，或許才是真正學生與家長所需要的。

而在地理空間考量的部分，蘭嶼中學之獨特需要與建議，將在第六部份提出。臺灣本島亦面臨著類似的問題：都會區之原住民學生與原鄉原住民學生所需要的課程內容，以及母語教學內容選用的問題，完全是地域性考量的，這一部份一定要能因地制宜，才不至於讓原本創設原住民族中學的「文化美意」反而變成了是「文化的扼殺者」，或是變成了「更迅速融入他族文化的催化者」。

（六）臺灣應設立蘭嶼學苑，供蘭嶼旅台學生住宿

不同於臺灣原住民學生一天內可往返學校與原鄉之間，雅美學生前往台灣就讀往往需要親人在經濟上的支持，對於蘭嶼學生來說，居留在台灣的親戚少之又少，既無親戚，又無經濟支援，選擇繼續升學其實是一個艱難的抉擇。蔡友月（2007，頁1）研究蘭嶼島上51位患有精神疾病的雅美人，發現在隻身前往台灣卻沒有親人、好友所支持下的過程中，這種孤立無援所產生的社會脫序（anomie）本是蘭嶼無可選擇所產生的命運。而這些個案之中，有半數以上出現不正常徵兆的地點，都是在台灣本島。

蘭嶼學童選擇升學就是等於選擇前往台灣，而在台灣勢單力薄的雅美族人，其實是需要一座完善的「蘭嶼學苑」的（吳自甦，1986），並減少蘭嶼子弟年幼即漂流異鄉的痛苦與危險（林茂安、黃麗川，1986）。這樣的聲音同樣存在許多蘭嶼中學的老師之中，透過訪談可以得知，蘭嶼學生在選擇學校的時候是以「人際考量」為出發點，而較不是以「學術取向」為第一要素的。因此在面對蘭嶼地區學生前往台灣就讀的相關配套措施方面，在台灣因為無親、經濟因素而必須居留該地的蘭嶼學生住宿問題就不能被忽視。

蘭嶼中學的教師在地方上亦承接了「政府代理人」的角色，受訪教師表示當地要求「蘭嶼學苑」設立的聲音常會寄望透過「校方」，傳給臺灣教育當局知道；而蘭嶼中學許多培育出來，能夠前往臺灣繼續升學的學生都面臨了在台灣沒有親人可寄住、必須花錢租房子的困境，這樣的情況透過許多適應不良、放棄學業回到蘭嶼的學長、學姐口中傳遞給正在蘭嶼中學就讀的學生，讓蘭嶼中學的教師在「升學輔導」的宣傳上感到十分無奈，因為「臺灣的求學環境對蘭嶼學生極不友善，無論是軟體還是硬體都一樣」，在學學生因此對前往台灣升學十分排斥。

我們具體的建議是，為提供雅美族學生在學習上的安心與安穩的環境，協助學生在文化衝擊的調適和生活上的適應，建立蘭嶼學苑，或是落實接待家庭制度讓初到臺

灣本島就讀的學生，能獲得充分的照顧與支持，以改善雅美族學生進入主流社會的適應情形，這應是主管原住民教育事務者可思考與政策推動的方向。

捌、結語

七年前當第一作者首次踏上美麗的蘭嶼島，黃昏美麗的降臨在每一條道路上，路上爬滿螃蟹與寄居蟹，偶而還有幾位剛從海邊捕魚歸來的男子以及剛從溪邊洗完澡的女子。路上騎著摩托車的第一作者和赤腳走路的他們相視一笑、愉快的聊著天。七年過去了，黃昏依舊美麗，路上早已失去了生物的蹤跡，呼嘯而過的是龐大且吵雜的台灣觀光摩托車隊伍。蘭嶼的老人們逐漸的收起了他們的笑容、閉起了他們嘴巴，不再跟第一作者與第三作者說話，彷彿第一作者與第三作者跟他是不同世界的人一般。這時，我們感到這七年給我們和老人、蘭嶼和台灣之間帶來了一個好巨大的距離，這個距離大到連太平洋都填不滿。

從前蘭嶼的海邊有好多美麗的沙灘、美麗又充滿生機的荒野，如今都林立著民宿與商店；通往天池的小徑被遊客踩踏得成了康莊大道，早年顯而易見的美艷野生蘭花早已失去蹤跡。自然的破壞與改變歷歷在目，人們心理的改變卻顯得隱晦而不易察覺。島上節節攀升的物價讓沒有賺取貨幣能力的老人家只能默默的在山上與海邊勞動，遇到觀光客時伸出手想要點菸酒與零錢；朋友與朋友之間因為爭取觀光客而反目成仇、相互攻訐；從台灣回來的雅美小孩跟從沒離開過蘭嶼卻整天泡在簡易網咖中的小孩一樣，在家中幾乎從不跟長輩說話，一說話就是吵架……。

雅美文化危機就如所有邊陲少數民族一般，由於依附在強勢文化之下，喪失了發展的自主性。所幸當前已有部分知識份子意識到文化流失的危機，正朝著母語教育、文化祭儀活動記錄與落實文化傳承而努力（楊渡，1998）。蘭嶼部落的文化活力正依靠著一群當地文化工作者，以及一些來自台灣的理想主義者繼續美麗的綻放著。他們並不依賴台灣的政府給予任何的幫助，基本上，他們是不信任政府的，尤其在多年來國家政權和他們不良的互動之後。

然而說到教育的問題，其實就是一部「殖民教育入侵史」，國家教育帶來的利益尚未見到，積弊卻已叢生。有些青年留在台灣，聽到父母親快要死了才返鄉看看家人。常常聽到許多青年人口中離不開一句話「大學畢業的人還不是到工廠工作，讀書有什

麼好？」(夏本奇伯愛雅, 1996)。甚至我們可以看見學童從小說得一口流利國語, 在家卻無法與父母溝通。在一元化的教材下, 所學也與雅美實際生活脫節。所以, 上學往往帶來嚴重的挫折感, 不是逃避就學就是自卑感日益加重(林茂安、黃麗川, 1990)。蘭嶼人民面對著龐大的殖民怪獸, 內心其實是很想抵抗的, 他們也著實努力過一時, 但終究他們還是不敵。

「蘭嶼人到底需不需要教育」? 其實會這樣問的人, 基本上就已經否定了蘭嶼人千年來跟環境和諧互動的教育意義。或許我們應該這樣問: 「蘭嶼人到底需不需要漢式的教育」? 然而「漢式」的教育, 已經在蘭嶼地區造成了許多的「憾事」, 這是不爭的事實。教育, 對於蘭嶼人到底代表的是一個怎樣的圖像? 基於公平正義之精神, 既然國家教育已經不可避免的進入了蘭嶼, 也在此地造成了對蘭嶼文化的衝擊, 更讓學者觀察到「飛魚架的使用、穿丁字褲的方法, 這原本是屬於家庭教育的部分, 由於住屋的改變及家庭結構的改變, 必須由學校擔任這樣的文化傳承工作, 但是學童對於這樣的教學活動卻未必能完全接受, 這事件的背後透露出學童對於自己文化的迷思與迷惑」(熊同鑫, 2002, 頁 91)。國家體制的影響已經快要將雅美文化結構給拆解了, 很諷刺的, 學校教育居然在這個環節上擔起了緩衝與保護的角色, 將傳統文化透過學校教育而傳承、保留下來。而蘭嶼地區特殊的文化特色和民族性, 居然撼動了社會結構的強悍, 轉化在行動者角色的教師身上, 進行了一場結構與行動者的拉鋸互動, 也使得蘭嶼文化在結構與個人之間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轉化角色。

對於年紀尚未成年的雅美學生來說, 他們很無奈的必須在文化和教育之間作一個抉擇。蘭嶼特殊的地理空間, 和作為龐大國家機器下的絕對弱勢, 他們從血液中流著「蘭嶼人」的基因那一刻起, 就得陷入這樣摩尼教式的抉擇。或許台灣教育的精神無法兼顧他們的需求, 也或許「多元精神」對他們來說是個遙不可及的奢夢, 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終究是捍不可破的。

然而, 文化的強大力量便是如此, 傾慕於雅美文化的優秀教育工作者, 願意受到蘭嶼文化的吸引²⁰, 帶著滿腔的專業與熱誠來到蘭嶼, 在許多不可能之中試圖找出一條路, 將結構和空間的限制轉化為無限的活力, 這群正在默默進行文化革命的前鋒,

²⁰ 在一些非正式訪談的場合中, 受訪老師向第一作者提及當初就是因為曾經造訪過蘭嶼, 對其印象很好, 或是喜歡雅美民族文化, 或是因為參加社團前來蘭嶼做短暫服務而愛上此地, 才決定要來此地服務。因為這些訊息都是非正式訪談資料, 故未列入正式紀錄。

其實正和蘭嶼人一起為蘭嶼的教育而努力。

誌 謝

本文感謝國立教育資料館提供部分研究經費；匿名審查者以及期刊編輯委員對研究方向、格式之修改的細心審查與具體建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譚光鼎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吳松林副教授所提供的指導與協助。最後亦要感謝在蘭嶼多年來曾經幫助過我們的雅美朋友們，讓本文在許多不足之餘，仍能奮力呈現出蘭嶼教育之生命活力。

參考文獻

- 台東縣政府（2006）。蘭嶼。2007 年 3 月 8 日，取自 www.taitung.gov.tw/ld/03/蘭嶼-第三章教育建設部門920617.doc。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2006）。達悟族群宣教方案研究報告書：族群文化宣教。2006 年 9 月 16 日，取自 http://www.222.pct.org.tw/rnd/tao/taobook_3_2_1.html。
-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4）。九十三年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與政策研究：就業狀況調查報告。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余光弘（2004）。雅美族。台北：三民。
- 吳自甦（1986）。蘭嶼接觸。台中：水牛。
- 林茂安、黃麗川（1986，9 月 28 日）。東港職校蘭嶼分班意義深遠。蘭嶼雙週刊，第 1 版。
- 林茂安、黃麗川（1990，8 月 12 日）。蘭嶼面臨的三大問題。蘭嶼雙週刊，第 4 版。
- 夏本奇伯愛雅（1996）。雅美族的古謠與文化。台北：常民文化。
- 夏曼藍波安（2003）。原初豐腴的島嶼：達悟民族的海洋知識與文化。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
- 夏曼藍波安（2007）。航海家的臉。台北：印刻。
- 馬榮蓮（2004）。九十三學年度原住民族教育調查統計報告。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馬賴古麥（1998）。台東縣蘭嶼鄉雅美族及阿里山鄉曹族之族群正名報告。台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 張興傑（1998）。國家權力下的達悟（Tao）家屋重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張懿仁（2004）。全球化下臺灣原住民與國家之全力分享：從蘭嶼達悟族跨境交流談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許瑜（2007）。蘭嶼教學經驗談（人文背景）。2007年9月6日，取自 http://www.pct.org.tw/rnd/tao/Tao1_1.htm。
- 陳雅珠（2007）。達悟學生學習問題探究-蘭嶼教師的觀點。台東教育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東。
- 黃玉娟（2004）。蘭嶼島上漢族教師的生命故事：一個教育民族誌研究。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
- 楊渡（1998）。被遺忘的島嶼。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葉川榮（2002）。都市原住民國中學校適應之殖民論述研究。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董森永（1996a，5月12日）。蘭嶼教育方面之二。蘭嶼雙週刊，第2版。
- 董森永（1996b，5月26日）。蘭嶼教育方面之三。蘭嶼雙週刊，第2版。
- 熊同鑫（2002）。疏離的島嶼～我的蘭嶼經驗。載於屏東師範學院原住民教育研究中心（主編），九十一年度原住民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81-98）。屏東：屏東師範學院原住民教育研究中心。
- 蔡友月（2007）。遷移、挫折與現代性：蘭嶼達悟人精神失序受苦的社會根源。台灣社會學，13，1-69。
- 謝鳳英（2007）。教育問題。2007年9月6日，取自 http://www.pct.org.tw/rnd/tao/Tao1_2.htm。
- 鍾蔚起研究主持（2005）。臺灣地區背景不利者社會流動影響因素及相關教育政策成效之研究。台北：國立教育資料館。
- 譚光鼎（2002）。台灣原住民教育：從廢墟到重建。台北：師大書苑。
- 關曉榮（2007）。蘭嶼報告：1987-2007。台北：人間。
- 蘭嶼鄉公所（2007）。蘭嶼資訊服務網：人口概況。2007年9月6日，取自 http://lanyu.taitung.gov.tw/know/know_a5.htm。
- Altenburger, E.（2000）。邂逅蘭嶼的異國風情。世界地理雜誌，218，28-43。

投稿收件日：2007年11月8日

接受日：2008年8月28日